

新地文藝叢刊

第五種

黑白集

著 彬 王 編主 荒 拓

上海新地書店刊行

上海 國風書店 總經理 售

新 地 文 藝 叢 刊

第 五 種

黑 白 集

著 王 彬 編 主 荒 拓

上 海 新 地 書 店 刊 行

上 海 國 風 書 店 總 經 售

寫於新地文藝叢刊發刊的話

這是一個鬭爭的時代，在這裏用不着我來解釋，任何人卻知道都親身經驗着。

新地文藝叢刊，是在這個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下產生出來，我們不願自命爲是文藝工作者，戴着作家的頭銜，我們不需要，並且我們也沒有這力量——能躲在孤島的一角，從事文藝工作爲生。

我們在本叢刊發刊以前，我們在事先毫無出版這叢刊的計劃，也沒有書店進行這一步工作，但是我們這叢刊的作者，爲了在鬭爭生活中，所獲得的寶貴的經驗，血與力及生命所獲得的點點滴滴，我們也不願埋沒，我們希望多獲得勝利的把握，我們也希望把我們在生活中所體驗過的，獻給大衆來批判，我們始終是不願負着「指導」的美名。

本叢刊的編者與作者，除編者與一、二少數作者留居在孤島外，大多數還是在延安、重慶、昆明、遼東與蘇北、江西的上饒、福建的南平，這些自由天地裏各自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活躍着。

所以我們直截的說，本刊在新地書店未產生以前，我們就有各自被迫着有所感動，而向廣大的羣衆暴露了現實在寫作的，現在是集合在一個大目標下，集中火力而已。使我們所發生的光與力格外強熱，這是要向新地書店當局表示敬意的。

再者，新地書店本身僅負着出版的責任，同樣我們要使這個叢刊順利地進行，我們還向總經售國風書店也表示熱烈的企望外，我們希望讀者有誠情的幫助，使我們所集中的光會發生着偉大的力量，很快地在黑暗中照耀到天明。

拓荒

寫於一九三五年四月。

序

在近幾年空閑下來的時候，曾寫過這一點東西，除了幾篇發表於上海的幾家文藝雜誌以外，也有不發表的老擱置着。

二月我病了，這些都送給孔另境和拓荒先生二處請他代我想個辦法。但是結果，我仍是病着，隔了二個月，還是沒有得到他倆的回信。五月十五，我接到拓荒先生的來信說，已把這集子編入新地文藝叢刊出一本『黑白集』我真歡喜。

『黑白集』的排印校對裝釘，大約還需要好一些時候，自己猜度，大概不一定會看到它的出版，因為病勢彷彿已不讓我在人間再勾留。這在讀者也許是一個意外的消息吧！

『黑白集』的文字寫得不像樣是事實，但記得這些片斷的文章裏，歪斜的思想是沒曾包涵着的。

後去，我們這新生代的文人的『筆』是更忙了，可是寫『黑白集』的人恐祇能在泉下祝

諸位向前鬭爭

王
彬

廿九年五月廿五日寫於病中

目次

小說

佛迦寺·····	(三)
蓮英的悵鬱病·····	(一五)
葩華在重慶·····	(二七)
窮人的天下·····	(三九)
玲瓏笛·····	(四七)
噩耗誤傳·····	(六三)
墓碑·····	(七)

同路人……………(六六)

散文及其他

往事……………(九五)

逸話……………(一〇一)

電臺歸來……………(一二三)

晚景……………(一二五)

花生糖的活躍……………(一二七)

小
說

原书空白页

佛 迦 寺

一

夕陽已斂起它的餘輝，暮色慢慢從濱海的沙灘爬上這半山的危樓的一角，山腰的各處在暎炊，雲樣的白煙冉冉地上升；風，掠過這樓頭，掠過這樓頭的窗前，把潔白柔軟的羅帘輕曳過一邊。

書室內，已瞧不見壁上的字畫，祇有熟稔了的人纔會分辨出那兒是床，那兒是桌椅，那兒是梳洗用的鏡檯，那兒是書架和衣櫥——這是普陀山佛迦寺雅緻的客室之一，暫時有來自姑蘇的翁翁，偏寄居下。老翁有病，微弱的呻吟時時突破這無邊的落寞；媳婦是健着的，但她也那樣憔悴，青春的鮮豔已漸次磨滅在悵鬱的思維裏了，慘白無神的臉又分明顯示她失去歡樂已經好久。他們原是姑蘇的豪富，江浙一帶五金業的巨頭，一年前，他們還擁有百餘萬財產，還獨資經營着縱橫數百里的商業；可是，自從那一個不安寧的秋天掀起了不安寧的戰事以後，他們的產

業很早就燬滅在炮彈的呼嘯裏；那樣大的貨棧，那樣精巧的住宅，先後經不經意的火全部焚去了。於是，人欠人，同業中少不了要引起許多意外的糾葛；老翁是寬大的，仁慈的，人欠的他不管，欠人的他把餘下的一點動產來攤還了。自己，僅留下了約摸萬餘金的首飾；挾着這一點最後的家產，他就舉家溜上了普陀；普陀有他們相識而且意氣相投的大師父智明，那遐邇聞名的佛迦寺的老方丈。

老翁對外的場面雖做得不小，自家的親丁卻非常單薄，他妻子早經去世，家裏祇剩下一個不滿二十歲的獨生子振寰；振寰一向在上海一個中學校裏唸書，因為環境好，課餘的生活也不免放縱一點，戰事前半年，纔娶了一個歌舞團的少女梅琳而輟學。梅琳比振寰還年青，自然也比振寰更不懂事，可是她有特長，那就是她的過人的聰明和美麗。

這一家三口投奔到普陀，智明和尚自然是極表歡迎的；智明雖明明知道大施主現在窮了，可是「富家窮，還有三擔銅」，他料得定葉大施主一定還不至於一貧如洗的。於是他把後院的客室讓出來給他門住，每天由自己的廚役供奉伙食，照佛迦寺頭二等貴客款待着，一點也沒會怠慢過。

老翁不是一個佞佛的信徒，可是閒着他，也高興參禪，一個遭逢浩劫的人，事後總得要懺悔他的過失才對，何況在那麼清淨的寺院裏，又沒有什麼旁的事情可做。至於振寰和梅琳，喘息未定就玩厭了普陀的山景、水色，和那些歸巍的寺院的風光。以後，他們就闖坐在危樓的一角，看一點閒書。振寰是一個酷愛文藝的人，這次他帶來文藝方面的書可不少，那兒有徬徨、有吶喊，也有馬霞柯夫斯基的詩集……然而多數卻還是水滸傳、金瓶梅這一類標點小說；不是說那一類書便宜，因為畢竟還是標點書才容易上眼一點。這些，自然是振寰的一部份；梅琳呢，她一向祇能看一點連環圖畫；然而連環圖畫也好，半年來叫梅琳也長進了不少知識了。

三口子在那兒過得還安逸，可是安逸裏卻偏偏要挑起一點不安逸來；幾個月以前，上海的淪陷惱怒了這位在綺羅家裏大來的葉振寰，他顧不得他的標點小說，顧不得他的父親，同時也顧不得這一位結縭還不滿一載的妻子梅琳；不讓他們知道，就悄悄地搭輪船到寧波，再由寧波轉浙贛路到南昌，在南昌附近他加入了一個機械部隊作戰。初到那兒，他曾經寫過一封信來，叫高年的父親和少艾的妻子安心地避居在普陀，因為他相信普陀暫時還不至於受到蹂躪，他父親的一點首飾暫時也不至於就用完；況且，智明是一個有錢的，他念在故舊的份上，必要時一定

也極肯幫忙的。

翁媳倆接着振寰的信，雖然着急的程度比沒接到信時好一點，然而總難以放心；於是，老翁遂病下了。梅琳，爲了懷念她年青的丈夫，並且要侍奉阿翁的湯藥，自然也一天天消瘦下去了。

這一天，是他們接到信以後的第三個黃昏，梅琳照例還遲疑着，不想把室內的電燈擰亮；她不願看見室內的一切，甚至不願看見從鏡子裏反映出來的她的影子，於是她輕輕地走到窗前，率性把晚風曳盪着的窗帘撩起了，想要舒暢地看一看野外的情景；可是太遲了，重霧般的夜色已經把清晰的景物全部掩卻了，呈現在她眼前的僅僅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初冬的寒風，倒刮過她鬢邊而叫她打了一個寒噤；她忙着把窗關上了；可是，在有色玻璃的閃爍裏她又照見她自己那一張憔悴的臉，勾起她心頭的愁恨，叫她從一聲無力而悠長的嘆息裏跌進了門邊的沙發。

二

這危樓的一角，永遠是那樣沉寂的——

除了三餐茶飯和老翁服藥的時間以外，絕對沒有人來驚擾他們。這兒的主人智明，雖也每

天來看看他施主的病，但他是不便在這間屋子裏久留的，他除了問問老翁的病況以外，祇在臨走時間或和梅琳談談：

『阿彌陀佛！老施主病了，大少爺不知要幾時才回來？少奶奶一旦再闖出病來可不是玩意兒！閒着，請到方丈室裏來坐坐。』

有時他也說：

『少奶奶，閒着到老僧那兒去參參禪，聽師父們談談佛法。』

這歌舞團出身的少婦是不懂得那一套的，可是她對於智明的印象卻慢慢地好起來了；她覺得這一位方丈和尚柔和得像一頭老綿羊，說話總是那麼溫馴，總是那麼低聲下氣地打着躬，作着揖；她也漸漸地感受到一點不安，她沒曾見到過如此善良的老年人，雖然她自己的阿翁就並不壞，但阿翁與智明之間總覺得智明是更顯得善良了。

可是，梅琳雖然對智明有着一點好感，她對於『到方丈室去坐坐』這一句話卻始終沒會實行過。

後來智明又對她說：

「少奶奶，不要見陌生人就怕羞，老僧那兒也常常有女施主光顧的。」

於是，有一天梅琳的阿翁睡得正熟，她就到方丈室去聽師父們談佛法了……

以後，梅琳很願意到方丈室去走動，那兒真的也常常有旁的女施主光顧的。她很能領會師父們談着的禪機，她的憔悴和悵鬱也在佛法下輕易地抹去了，她不大再想着她的丈夫。

三

微幸老翁的病竟慢慢兒好起來，兒子不回來，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況且眼前還有一位媳婦在陪伴他。

老翁從前沒生下一位姑娘，這是他常常引以為憾的，他見到人家的女兒，幾乎沒有一次不豔羨得連連地嘆氣，可是要進了這位媳婦以後就不同了；他很滿足，他不再去豔羨人家，他常常這樣想，設或他自己生下了女兒呢，也不見得就有梅琳那樣的好模樣兒吧！梅琳美麗，梅琳聰明，梅琳也懂得怎樣去獲得老人家的歡心，她除了在丈夫面前以外，對她的阿翁也是哄騙得蜜一般甜的。

老翁一向是非常固執的，人家的少爺如果愛上了什麼舞女、歌女，不要說結婚，祇要他們稍稍有一點來往，自己一定得耗費一點功夫去咀咒這位少爺，說他墮落，說那些女孩子不知廉恥。可是那一回自己的振寰娶了梅琳呢，他卻一點也不加反對了；他絕對信任他的兒子，兒子所看中的，人當然不會壞，況且梅琳又是那麼美麗，那麼聰明，雖然她出身是稍嫌低微一些，然而那礙什麼事？祇要人好就是了。

梅琳果然沒出她的阿翁所料，過門以後，真是再賢慧也沒有了，和丈夫很和睦，在他老人家面前也能够曲盡孝道。自然，這回他病中，也全靠這位賢慧的媳婦服侍他。梅琳照料得再精細也沒有了，就是在夜裏，也每天會起來到好幾次，替她的阿翁蓋被，問他要吃喝什麼？要大小便？他想即使是他自己的女兒吧，也不見得能够如此體貼，如此稱心。

所以，這回老翁的病能够好起來，說來一半也是梅琳的功勞。梅琳失去了新婚的丈夫，自然是常常懷念着的，可是她非但不露出憂愁的樣子，還懂得用許多寬解的話來解釋給老翁聽，叫他靜靜地養病；兒子大了，在外面一定會自己留心的；縱使不幸而有了什麼疎忽吧，阿翁也應該保重自己的身子，阿翁如果再有什麼不測，那末叫這孤單單的年青的娘兒又怎樣呢？